

迈向权力之路

王少雄 譯

邁向權力之路

—— 戈巴契夫傳奇

邁向權力之路——戈巴契夫傳奇

譯 者 / 王少雄

校 對 / 介文汲・陳香妃・吳銘仁

發行人 / 陳運成

出版者 / 圓神出版社

社 長 / 關志忠

地 址 /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三三九號四樓

電 話 / 700-5636・703-0206・706-1968

郵撥帳號 / 1009368-5 圓神出版社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

印 刷 廠 / 協林印書館

總 經 銷 / 圓神出版社

香港總代理 / 藝文圖書公司

地 址 / 九龍又一村蓮之路30號後座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初版

定 價 / 120 元

S8911/13 (中1-10/66)

邁向權力之路 (戈巴契夫
傳奇) BG000290

目 錄

前言·····	一
一顆紅星的竄升——綜論·····	七
歷史的包袱·····	三一
成功之階上的足跡·····	五九
與元老們的抗爭·····	九三
安得洛波夫的過渡時期·····	一三三
第二總書記·····	一三五
掌權的戈巴契夫·····	一五七
戈巴契夫的「西方之窗」·····	一九九

前 言

當邁克海爾·戈巴契夫出任俄共中央總書記，獲掌最高權力後，他即刻做了一個象徵性的選擇：選擇二月廿五號這一天，爲一九八六年俄共第廿七屆黨代表大會的開幕日。二月廿五日，在蘇聯的歷史上有其特別的重要性；卅年前的這一天，尼基塔·赫魯曉夫對俄共第廿屆黨代表大會，正式揭發了史大林的罪行。

史大林的「大眾恐怖」終於正式的受到譴責。但赫魯曉夫所揭發的「史大林個人崇拜及其遺禍」（亦是這次譴責的主題）中，只有「個人崇拜」這個名詞至今仍爲人所記；史大林主義在經濟及行政上的遺禍，至今，已在暗中被有意地忽略，並腴腴地加以隱瞞。

戈巴契夫所追求達成的社會轉化，可說是反史大林主義的第二波行動；先有赫魯曉夫自發地親自與史大林的陰影單獨作戰；卅年後的戈巴契夫，則試圖向史大林的遺產——蘇聯僵固的集權化經濟體系，發動一次計劃週全、規模龐大的攻擊。赫魯曉夫首先向威脅大眾性命的恐怖開戰；戈巴契夫則藉倡導運動，來反對腐化、酗酒及缺乏效率等另一些亦會導致毀滅的禍源。赫魯曉夫試圖翦除莫洛托夫、卡加諾維契、莫洛斯洛夫及馬林可夫等史大林的餘黨；戈巴契夫的目標則是在官僚體系中替換新一代的人，並堅持目標取向。

縱使是手握大權，赫魯曉夫仍不改其草莽本色。儘管他的預言中有許多不合理之處，但他的共產主義却有着有一股活力。他以庶民的身份，向無產階級提出訴求；戈巴契夫亦出身民間，但他却較有計劃且謹慎、較冷靜但非膽怯、較可測但非無謀。赫魯曉夫喜歡自詡為有草根性的農人，倣仿共產主義的締造者們，無私地追求世界革命；戈巴契夫則希望以嚴謹的政治家姿態出現，尋求全球性的合夥人，以晚期成為真正政治家的列寧為師，以使其改革計劃得到正統合法的地位。

戈巴契夫所選擇的道路，使觀察家們既驚訝且眩惑，但是，也並非事前全無法

預見的。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來，蘇聯的精英層中即有一股求變的呼聲。當時，筆者正在莫斯科擔任聯絡員，我看到一股非意料中的鴻溝，在眼前逐漸地展現。鴻溝的一端是：在官方宴會及每日新聞提要中，一組逾齡的黨領導人物，執着於其不正確的世界觀，爲了彌補自己逐漸衰減的能力而彼此相互授勳；鴻溝的另一端則是：在日常生活中，各產業部門、各機構及圖書館中，我遇到新一代精英層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他們以好奇、中立、非教條式及樂於接納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世界。這些年輕人並非反對份子；他們既不盲目崇拜西方，也不盲目詛咒社會主義。他們不屬於任一既定陣營；他們既非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但也不憎恨共產主義。他們對自己的力量懷有信心，同時，希望能藉此力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並獲得一更好、更合理、更上軌道的社會。雖然，他們並不寄望由隨着布里茲涅夫而老化的官僚及行政人員這批「老革命家」來帶領改革，但他們也很少去想會出現一個新的領導班子的可能性。他們這種不憤世嫉俗的態度，使我深刻地體認到，蘇聯已蘊藏了一股豐富的潛能，靜待着爲創造一個更人性化的世界而有所發揮。

安得洛波夫是首先激發這股潛能的人。在大多數人隱晦地期望一個強人出現

時，身爲「格別烏」首腦的安得洛波夫發動了兩個運動：第一個是反腐化運動（雖然這一番攻勢作爲奪權工具的意義要大於其本身的目的），第二個則是建立一個更具效率的社會制度的運動。在病中的安得洛波夫亦拔擢了戈巴契夫——一位他認爲能擔負起新一代期望的人才，這位來自北高加索的新人，一九七八年年僅四十七歲時，即成爲俄共中央委員會書記，並在他五十歲的生日前進入政治局，成爲該局的正式成員。

此種方式的人事遽變，在蘇聯的歷史上並無先例。本書將敘述其究係如何發生，並檢視其對蘇聯未來發展所提供的機會，及其與外在世界，尤其是美國與歐洲間的關係。

和平與理性在戈巴契夫的時代中是否有了新的契機？對和平的渴望，能否戰勝軍備計劃的萬鈞之勢，及美蘇兩國國防工業的龐大影響力？如果戈巴契夫和雷根在日內瓦建立的人道性的接觸能够延續；如果他們彼此於新年恭賀時的熱絡具有任何的意義；如果一九八六年一月間泛濫於莫斯科與華盛頓間的限武建議有任何實質內容的話；則答案是肯定的「是的」。

但是，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勢並非一種純粹理想主義的流露；它是爲了國內改革需要而產生於國際上的必然結果。亦即戈巴契夫若想推動國內的進步，則必須確保一和平的國際環境。但是，國內外兩方面都有危險存在：國內方面，戈巴契夫的改革可能會遲疑（正如赫魯曉夫的改革所遭逢的。這也是俄國歷史上必學的一課），在如此鉅大且無生氣的社會中，僅靠一個領袖，想要遂行其意願是極度困難的），倘有所遲疑，則其和平攻勢背後的理論基礎即趨瓦解。在國外方面，大西洋聯盟中的成員，在雷根的星戰計劃上，可能產生利益分裂，因而轉而反對戈巴契夫的和平戰略，不僅逼使他重新武裝，對他的改革計劃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蘇聯的經濟發展及世界和平這兩個問題，已空前緊密地相連結起來。現在，也是空前的，西方必須承擔起對這兩個問題中屬於自己的一份責任。

一顆紅星的竄升——綜論

倫敦：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仍不為西方大衆所熟識的邁克海爾·戈巴契夫，應英國下議院的邀請，以蘇聯議會首席代表的身份抵達倫敦，從事一項例行的交換訪問。戈巴契夫當時的官銜僅只是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及最高蘇維埃外交委員會主席，但是，各方咸認，他的訪問在官式的目的之上，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因為，除了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之外，他更是老邁罹病的契爾年柯的法定繼承人。由於他是自一九六七年柯錫金以來，第一位造訪倫敦的蘇聯高層領袖。因此他的一言一行均將受到密切的觀察，用以瞭解新一代蘇聯領袖的種種。他會是另一位冷酷的官僚嗎？或是一個過去卅多年來統治蘇聯的老人們的年輕翻版。

嗎？或者，他的竄升真係顯示一項與過去真正的斷絕。

即使是在十二月那個下午，他抵達的一刻，戈巴契夫就的確顯現出不同的氣質。他穿着灰色條紋的西裝及呢帽，如任何一位西歐議會閣員般的神閑氣定，一點也不像一個千里外而來的「夷人」。

同時，顯然這也並非只是表面上的不同而已。當天下午，他造訪了大英博物館，在該處遭逢了彷彿是專爲了試探其反應而設計的一個小小的事件。一羣四十人左右的示威團體向他吼着：戈巴契夫！沙卡洛夫在那裏？暗諷這位蘇聯著名的反對科學家因其反對活動而遭放逐，使這個訪問在開始時即有些壞了氣氛。在參觀完第一版的共產主義宣言，第二版的資本論及馬克斯曾於其上埋首寫作的桌子時，戈巴契夫開玩笑道：「如果人們不喜歡馬克斯，他們應該怪大英博物館。」接着，他繼續以學者般的專注神情走過原木風格的閱覽室、中國物品展示區，來到古埃及物品展覽室。當他正信步於迷陣般的展覽櫃時，兩個逃過警衛注意的人遽然出現在他身旁，極力嘶吼着「解放烏克蘭」。在驚怖的數秒鐘間，一陣混亂中，半打警察押走了仍然叫嚷不已的抗議者；而英國的安全人員則強擠出一臉尷尬的笑容。這一小隊

蘇聯訪問者又再度繼續參觀。

對於這個事件，戈巴契夫可用數種不同的方式來看待：一、一件由英國官方所認許的唆使案件，以向他展示一種俄國人所未知的自由權利；二、西方反俄敵意的象徵；三、僅是安全工作上些微的失誤所致。不論戈巴契夫對此事件可能懷的是何種看法，他都沒有顯露出來。之後不久，一位英國官員說，「笑容從未離開過他的臉。」

接下來的幾天，除了言行謹慎及富有魅力外，戈巴契夫更顯露了政治家的氣質。這種印象部份得自他的外表及動作：他的面容堅定但不粗俗（不受到其略禿前額上紅色胎記影響）；嘴形混合了灑脫與堅定；表情，尤其是眼角的紋路，暗示着幽默與機靈；眼光則直接而充滿睿智；他有農人般結實的體格，却沒有笨拙的痕跡；他的神情專注而悠然，他不像布里茲涅夫般過量地使用戲劇化的手式，也沒有像葛羅米柯交互運用撲克臉及狡詐目光的慣技。戈巴契夫更不會像葛羅米柯在一九七七年四月聆聽卡特總統有關限武建議時敲打鉛筆，在公眾場所展現他的傲慢。

尤其，戈巴契夫經常是充滿關注的。在談話中，他不斷提出問題；提出有關事

業、收入、態度等足以顯示出他的教育涵養及預有所備的一些問題。他喜歡突然的反問，他最愛用的一句是：「你自己相信你告訴我事嗎？」但是，他從不訴諸陳腔爛調，他彷彿是在下一盤活潑的語言棋，且經常採取主動。

他從不輕易放過展現才華的機會。在訪英之中，他神態自若地與任何人會面，即使是對神職人員及保守人士亦是如此。在西敏寺時，他走至查理士·達爾文的墓前，並問司職人員有關基督教義與達爾文主義互通性的問題。當前保守黨閣員諾曼·約翰·史蒂沃斯質問他有關蘇聯侵犯宗教自由及人權的問題時，戈巴契夫打破他的前人們以沉悶而細密的論說頌揚蘇聯生活方式來作答的慣例，立即主動反擊道：「我可以舉出一些有關英國人權的事實，你們迫害了一整個羣體，一整個民族，」——此乃對北愛爾蘭問題的暗諷，「你們有二百卅萬人失業，你們管你們自己的社會，我們管我們自己的。」短捷而針針見血（甚至還不經意的表現出慷慨的風度！當時英國有超過三百廿萬人失業）。

英國大企業的首腦們盛讚他有良好的專業知識，朝野的政治領袖們對他的舉止與談吐風度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者們爲他禮貌的傾聽而受寵若驚。雖然，一

如往昔般，所有訪問的要求均被回絕，但在回絕中却含有幾許的優雅：「戈巴契夫先生謹向您訪問的興趣與要求致謝！但很不巧地，此刻他不能接受您的請求。」在基爾飛·侯艾爵士爲他於燃着燭火的漢普敦宮都鐸廳舉辦的宴會上，戈巴契夫以彷彿一些電視廣告中的表演一樣，在舉杯致敬之前先淺酌了一口美味的咖啡，然後溫婉却堅定地侃侃論到其此行背後的真正政治目的，他說道：「除非太空軍事化被制止，對終止核武競賽的任何寄望將是不切實際的。」但接着，他特別提到對柯溫特列的轟炸，很技巧地追憶起英俄兩國於二次大戰時遭一項共同犧牲的經驗。

英國的新聞界推擁他爲「金童」。星期日的泰晤士報更把他捧上了天，在一條頭條新聞上寫道：「一顆紅星在東方升起」；在英國國家廣播電臺的討論中，兩位英國國會議員的口氣裏，顯然地把戈巴契夫視爲某種尚未成功的民主主義份子，並將他視爲自己的同僚一般，彷彿戈巴契夫也是一位英國的國會議員。丹尼斯·希利，工黨影子內閣的外務大臣，也變得詩興大發，他讚頌道：「一張有着超凡領悟力的面龐閃爍着情感，彷彿夏日輕拂過池水的微風。」對於能走在全歐洲之前，首先獲得克里姆林宮青睞而大感愉悅的保守黨，亦同樣地對戈巴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甚至連在正常情況下鮮少表現出熱情的柴契爾夫人，亦對她的這位客人現出殷勤之態；她宣稱：「我喜歡他！我們在一起可以研討。」

當然，這位莫斯科派來的談判者也辦了不少正事。在倫敦的表演，是爲其日後出現於國際舞臺及攻擊雷根總統星戰計畫的一次彩排。莫斯科之所以選擇倫敦爲試驗場，是因爲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認爲，對雷根總統有特殊影響力的柴契爾夫人，是向白宮解釋西歐對美國這項計畫感到憂慮的最佳人選。戈巴契夫圓滿地達成了這項期望。據說，柴契爾夫人相信蘇聯亦與英國一樣，急切地想防止武器競賽擴散至太空。因此，當二個月後，戈巴契夫在莫斯科掌握大權後，在有關星戰問題上，他能站在一個較強勢的地位運用蘇聯的影響力，同時，亦能善加利用美國與西歐盟邦間之緊張關係。

戈巴契夫的英國之行還有另一個影響，他顯示了他可以在雷根總統最擅長的武器——表演才華上，向他挑戰。戈巴契夫的前人中無人走過這一種路線。以西方候選人的手法，巴結傳播界，討好大眾，展現個人魅力，並推銷一種家庭化男人的形象，允許傳播媒體捕捉其私生活的一鱗半爪，這種種，就一個蘇聯領袖而言是極新

鮮的。而這種種手法，在他一九八六年十月的巴黎之旅，及同年十一月的日內瓦高峯會議中，有更進一步的運用。

因此，當戈巴契夫在三月份就任時，由於在倫敦高度技巧性的表演已提供給西方足够的影片及相片存檔，足資運用於歡迎他走入世界舞臺中的那些報導中。對西方新聞界而言，現在終於有一個俄國領袖願意也能够運用西方所熟悉的行為方式了。自赫魯曉夫過世後，西方各電視臺即深為要自愈來愈陰鬱的官僚身上，製造出一點令人感興趣的畫面而感到苦惱。布里茲涅夫的一慣伎倆好像僅由相擁互拍背的敦厚所構成；羞怯的安得洛波夫，令他在西方的宣傳人員，僅能悄悄地談論到他過人的智慧及他對文學具有強烈的興趣；而契爾年柯，則向來只是電視螢幕上的一個灰色影子。

戈巴契夫則正相反，他散發出雙份的光彩——他自己的，及他太太蕾莎的。從蕾莎穿着黑色鑲毛邊的哥薩克大衣，配着一頭金褐色的頭髮，從倫敦希德羅機場踏出飛機的一刻起，邀請她的主人們及英國新聞界，即深深為其所傾倒。不論是她言談中標新的詞語（有一次，她說道：「待會見，搖滾迷」，使她的主人瞠目結